

红楼梦

图文本 二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红楼夢



图文本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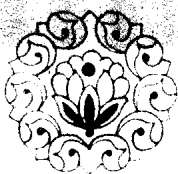
目 录

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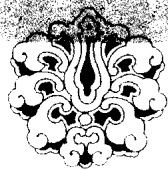
楼

梦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8
第 三 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14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22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28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36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43
第 八 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50
第 九 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57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63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68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74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79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85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91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96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03
第 十 八 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112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19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28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33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39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46
第 二 十 四 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52
第 二 十 五 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159
第 二 十 六 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66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73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80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189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197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03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10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16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21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29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绡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37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244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254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262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268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277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284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291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298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05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13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21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29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336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344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354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362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370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379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388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396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04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14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421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426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433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440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451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461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471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478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484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493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501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07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514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522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529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536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546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554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562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婁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572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582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588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594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601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609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617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625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633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640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647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654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661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669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675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682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689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698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705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712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722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729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735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742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750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756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763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驄马使弹劾平安州	770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777
第一百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784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791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799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诤失人心	808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816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讎仇赵妾赴冥曹	824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姑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832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839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845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852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860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868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876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8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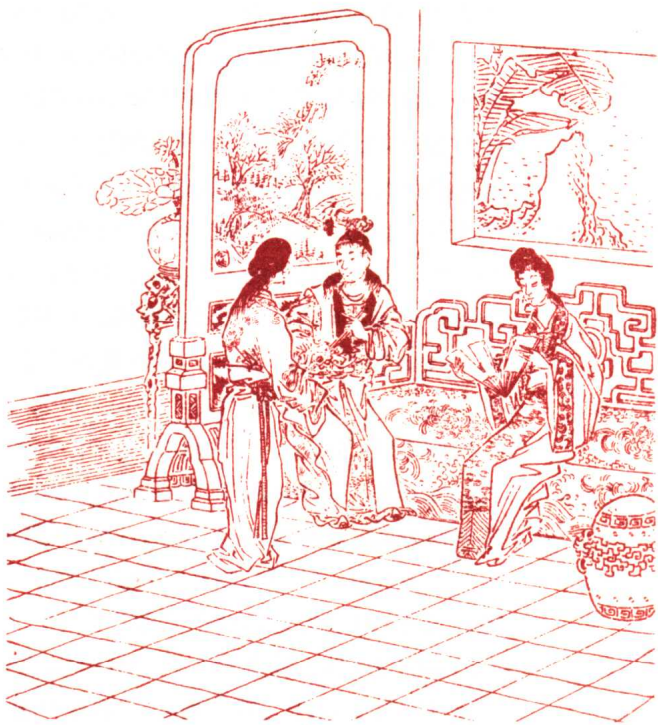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终是废人了。”想起此言，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的滴下泪来。宝玉见他哭了，也不觉心酸起来，因问道：“你心里觉着怎么样？”袭人勉强笑道：“好好儿的，觉怎么样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烫黄酒，要山羊血螭蛸丸来。袭人拉着他的手，笑道：“你这一闹不大紧，闹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闹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经明儿你打发小子问问王大夫去，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觉的，不好吗？”宝玉听了有理，也只得罢了，向案上斟了茶来给袭人漱口。袭人知宝玉心内也不安，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况且定要惊动别人，不如且由他去罢。因此倚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

那天刚亮，宝玉也顾不得梳洗，忙穿衣出来，将王济仁叫来亲自确问。王济仁问其原故，不过是伤损，便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怎么吃，怎么敷。宝玉记了，回园来依方调治，不在话下。

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过节。宝玉见宝钗淡淡的，也不和他说话，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彩，也只当是昨日金钏儿之事，他没好意思的，越发不理他。黛玉见宝玉懒懒的，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心中不受用，形容也就懒懒的。凤姐昨日晚上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儿的事，知道王夫人不喜欢，自己如何敢说笑，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更觉淡淡的。迎春姐妹见众人没意思，也都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

那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个道理。他说：“人有聚就有



红

楼

梦

散，聚时喜欢，到散时岂不清冷？既清冷则生感伤，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儿开的时候儿叫人爱，到谢的时候儿便增了许多惆怅，所以倒是不开的好。”故此人以为欢喜时，他反以为悲恸。那宝玉的性情只愿人常聚不散，花常开不谢；及到筵散花谢，虽有万种悲伤，也就没奈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无兴散了，黛玉还不觉怎么着，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房中，长吁短叹。

偏偏晴雯上来换衣裳，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掉在地下，将骨子跌折。宝玉因叹道：“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晴雯冷笑道：“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算不的什么大事。先时候儿什么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何苦来呢！嫌我们就打发了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

宝玉听了这些话，气的浑身乱战。因说道：“你不用忙，将来横竖有散的日子！”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忙赶过来，向宝玉道：“好好儿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就有事故儿。”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呀，省了我们惹的生气。自古以来，就只是你一个人会伏侍，我们原不会伏侍。因为你伏侍的好，为什么昨儿才挨窝心脚啊！我们不会伏侍的，明日还不知犯什么罪呢？”袭人听了这话，又是恼，又是愧；待要说几句，又见宝玉已经气的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儿，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他说“我们”两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醋意，冷笑几声道：“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叫我替你们害臊了！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些事，也瞒不过我去。不是我说，正经明公正道的，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们似的，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

袭人羞得脸紫涨起来，想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宝玉一面说道：“你们气不忿，我明日偏抬举他。”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日是怎么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和我说话！我不过奴才罢咧！”袭人听说，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也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像是恼我，又不像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说，让你说去。”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可好不好？”

晴雯听了这话，不觉越伤起心来，含泪说道：“我为什么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去，也不能够的。”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样吵闹？一定是你要出来了。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罢。”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那里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袭人笑道：“好没意思！认真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就是他认真要去，也等把这气下去了，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这会子急急的当一件正经事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

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宝玉道：“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只管闹。我经不起这么吵，不如去了倒干净。”说着一定要去回。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的厉害，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进来，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袭人拉起来，叹了一口气，在床上坐下，叫众人起来。向袭人道：“叫我怎么样才好！这个心使碎了，没人知道。”说着，不觉滴下泪来。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自己也就哭了。

晴雯在旁哭着，方欲说话，只见黛玉进来，晴雯便出去了。黛玉笑道：“大节下，怎么好好儿的哭起来了？难道是为争粽子吃，争恼了不成？”宝玉和袭人都“扑嗤”的一笑。黛玉道：“二哥哥，你不告诉我，我不问就知道了。”一面说，一面拍着袭人的肩膀，笑道：“好嫂子，你告诉我。必定是你们两口儿拌了嘴了。告诉妹妹，替你们和息和息。”袭人推他道：“姑娘，你闹什么！我们一个丫头，姑娘只是混说。”黛玉笑道：“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呢？饶这么着，还有人说闲话，还搁得住你来说这些个！”袭人笑道：“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除非一口气不来，死了，倒也罢了。”黛玉笑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袭人道：“你老实些儿罢！何苦还混说。”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着嘴儿笑道：“做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宝玉听了，知道是点他前日的话，自己一笑，也就罢了。

一时黛玉去了，就有人来说：“薛大爷请。”宝玉只得去了，原来是吃酒，不能推辞，只得尽席而散。晚间回来，已带了几分酒，踉跄来至自己院内，只见院中早把乘凉的枕榻设下，榻上有个人睡着。宝玉只当是袭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问道：“疼的好些了？”只见那人翻身起来，说：“何苦来？又招我！”宝玉一看，原来不是袭人，却是晴雯。宝玉将他一拉，拉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过说了那么两句，你就说上那些话。你说我也罢了，袭人好意劝你，又刮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该不该？”晴雯道：“怪热的，拉拉扯扯的做什么！叫人看见什么样儿呢！我这个身子本不配坐在这里。”宝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为什么躺着呢？”

于斯
作扇
千金式笑



晴雯没的说，“嗤”的又笑了，说道：“你不来使得，你来了就不配了。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麝月都洗了，我叫他们来。”宝玉笑道：“我才喝了好些酒，还得洗洗。你既没洗，拿水来，咱们两个洗。”晴雯摇手笑道：“罢，罢！我不敢惹爷。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啊，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做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子，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么洗的。笑了几天！我也没工夫收拾水，你也不用和我一块儿洗。今儿也凉快，我也不洗了，我倒是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脸，篦篦头。才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发你吃不好吗？”宝玉笑道：“既这么着，你不洗，就洗洗手给我拿果子来吃罢。”晴雯笑道：“可是说的，我一个蠢才，连扇子还跌折了，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呢！倘或再砸了盘子，更了不得了。”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有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搨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晴雯听了，笑道：“既这么说，你就拿了扇子来我撕。我最喜欢听撕的声儿。”宝玉听了，便笑着递给他。晴雯果然接过来，“嗤”的一声，撕了两半。接着又听“嗤”“嗤”几声。宝玉在旁笑着说：“撕的好！再撕响些！”

正说着，只见麝月走过来，瞪了一眼，啐道：“少作点孽儿罢！”宝玉赶上来，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夺了，递给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几半子，二人都大笑起来。麝月道：“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儿！”宝玉笑道：“你打开扇子匣子拣去，什么好东西！”麝月道：“既这么说，就把扇子搬出来，让他尽力撕不好吗？”宝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这样孽。他没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我也乏了！明儿再撕罢。”宝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能值几何？”一面说，一面叫袭人。袭人才换了衣服走出来，小丫头佳蕙过来拾去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细说。

至次日午间，王夫人、宝钗、黛玉众姐妹正在贾母房中坐着，有人回道：“史大姑娘来了。”一时，果见史湘云带领众多丫鬟媳妇走进院来。宝钗黛玉等忙迎至阶下相见。青年姊妹经月不见，一旦相逢自然是亲密的，一时进入房中，请安问好，都见过了。贾母因说：“天热，把外头的衣裳脱脱罢。”湘云忙起身宽衣。王夫人因笑道：“也没见穿上这些做什么！”湘云笑道：“都是二婶娘叫穿的，谁愿意穿这些！”宝钗一旁笑道：“姨妈不知道，他穿衣裳，还更爱穿别人的。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他在这里住着，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带子也系上，猛一瞧，活脱儿就像是宝兄弟，就是多两个坠子。他站在那椅子后头，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宝玉，你过来，仔细那上头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过去。后来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才笑了，还说：‘扮作小子样儿，更好看了。’”黛玉道：“这算什么！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来，住了两日，下起雪来。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回来，老太太的一件新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放在那里。谁知眼不见他就披上了，又大又长，他就拿了条汗巾子拦腰系上，和丫头们在后院子里扑雪人儿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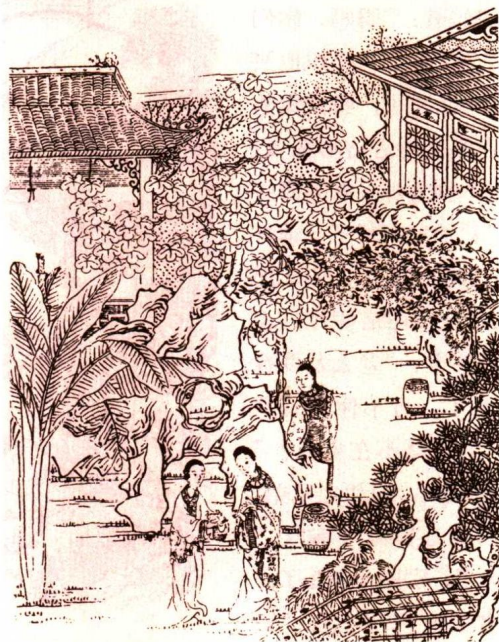
跤栽倒了，弄了一身泥！”说着，大家想起来，都笑了。

宝钗笑问那周奶妈道：“周妈，你们姑娘还那么淘气不淘气了？”周奶妈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气也罢了，我就嫌他爱说话：也没见睡在那里还是咕咕呱呱，笑一阵，说一阵，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那些谎话。”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了。前日有人家来相看，眼见有婆婆家了，还是那么着？”贾母因问：“今日还是住着，还是家去呢？”周奶妈笑道：“老太太没有看见，衣裳都带了来了，可不住两天。”湘云问宝玉，道：“宝哥哥不在家么？”宝钗笑道：“他再不想别人，只想宝兄弟。两个人好玩笑，这可见还没改了淘气。”贾母道：“如今你们大了，别提小名儿了。”



刚说着，只见宝玉来了，笑道：“云妹妹来了！怎么前日打发人接你去不来？”王夫人道：“这里老太太才说这一个，他又来提名道姓的了。”黛玉道：“你哥哥有好东西等着给你呢。”湘云道：“什么好东西？”宝玉笑道：“你信他！——几日不见，越发高了。”湘云笑道：“袭人姐姐好？”宝玉道：“好，多谢你想着。”湘云道：“我给他带了好东西来了。”说着，拿出绢子来，挽着一个疙搭。宝玉道：“又是什么好物儿？你倒不如把前日送来的那绦纹石的戒指儿带两个给他。”湘云笑道：“这是什么？”说着便打开，众人看时，果然是上次送来的那绦纹戒指，一包四个。黛玉笑道：“你们瞧瞧他这个人，前日一般的打发人给我们送来，你就把他的也带了来，岂不省事？今日巴巴儿的自己带来了来，我打量又是什么新奇东西呢，原来还是他！真真你是个糊涂人。”湘云笑道：“你才糊涂呢！我把这理说出来，大家评评谁糊涂：给你们送东西，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说话，拿进来一看，自然就知道是送姑娘们的；要带了他们的来，须得我告诉来人，这是那一个女孩儿的，那是那一个女孩儿的。那使来的人明白还好，再糊涂些，他们的名字多了，记不清楚，混闹胡说的，反倒连你们的都搅混了。要是打发个女人来还好，偏前日又打发小子来，可怎么说女孩儿们的名字呢？还是我来给他们带了来，岂不清白。”说着，把戒指放下，说道：“袭人姐姐一个，鸳鸯姐姐一个，金钏儿姐姐一个，平儿姐姐一个：这倒是四个人的，难道小子们也记得这么清楚？”众人听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宝玉笑道：“还是这么会说话，不让人。”黛玉听了，冷笑道：“他不会说话，就配带‘金麒麟’了！”一面说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诸人都不曾听见，只有宝钗抿着嘴儿一笑。宝玉听见了，倒自己后悔又说错了话，忽见宝钗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宝钗见宝玉笑，忙起身走开，找了黛玉说笑去了。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贾母因向湘云道：“喝了茶，歇歇儿，瞧瞧你嫂子们去罢。园里也凉快，和你姐姐们去逛逛。”湘云答应了，因将三个戒指儿包上，歇了歇，便起身要瞧凤姐等去。众奶娘丫头跟着，到了凤姐那里，说笑了一回。出来便往大观园来见过了李纨；少坐片时，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因回头说道：“你们不必跟着，只管瞧你们的亲戚去。留下缕儿伏侍就是了。”众人应了，自去寻姑觅嫂，单剩下湘云翠缕两个。

翠缕道：“这荷花怎么还不开？”湘云道：“时候儿还没到呢。”翠缕道：“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也是楼子花儿。”湘云道：“他们这个还不及咱们的。”翠缕道：“他们那边有棵石榴，接连四五枝，真是楼子上起楼子，这也难为他长。”湘云道：“花草也是和人一样，气脉充足，长的就好。”翠缕把脸一扭，说道：“我不信这话。要说和人一样，我怎么没见过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人呢？”湘云听了，由不得一笑，说道：“我说你不用说话，你偏爱说。这叫人怎么答言呢？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就是一生出来人人罕见的，究竟道理还是一样。”翠缕道：“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些阴阳了？”湘云笑道：“糊涂东西，越说越放屁。什么‘都是些阴阳’！况且‘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个字：阳尽了就是阴，阴尽了就是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一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

翠缕道：“这糊涂死我了。什么是个阴阳，没影没形的？我只问姑娘：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湘云道：“这阴阳不过是个气罢了。器物赋了，才成形质。譬如天是阳，地就是阴；水是阴，火就是阳；日是阳，月就是阴。”翠缕听了，笑道：“是了

是了！我今儿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算命的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就是这个理了。”湘云笑道：“阿弥陀佛，刚刚儿的明白了。”翠缕道：“这些东西有阴阳也罢，难道那些蚊子、蛇蚤、蠓虫儿、花儿、草儿、瓦片儿、砖头儿，也有阴阳不成？”湘云道：“怎么没有呢！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向上朝阳的就是阳，背阴覆下的就是阴了。”翠缕听了，点头笑道：“原来这么着，我可明白了。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怎么是阴，怎么是阳呢？”湘云道：“这边正面就为阳，那反面就为阴。”

翠缕又点头笑了。还要拿几件东西要问，因想不起什么来，猛低头看见湘云宫缘上的金麒麟，便提起来，笑道：“姑娘，这个难道也有阴阳？”湘云道：“走兽飞禽，雄为阳，雌为阴；牝为阴，牡为阳；怎么没有呢。”翠缕道：“这是公的，还是母的呢？”湘云啐道：“什么‘公’的‘母’的！又胡说了。”翠缕道：“这也罢了，怎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湘云沉了脸说道：“下流东西，好生走罢，越问越说出好的来了！”翠缕道：“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难我。”湘云“扑嗤”的笑道：“你知道什么？”翠缕道：“姑娘是阳，我就是阴。”湘云拿着绢子掩着嘴笑起来。翠缕道：“说的是了，就笑的这么样？”湘云道：“很是，很是！”翠缕道：“人家说主子为阳，奴才为阴，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湘云笑道：“你很懂得。”

正说着，只见蔷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东西。湘云指着问道：“你看那是什么？”翠缕听了，忙赶去拾起来，看着笑道：“可分出阴阳来了！”说着，先拿湘云的麒麟瞧。湘云要把拣的瞧瞧，翠缕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宝贝，姑娘瞧不得！这是从那里来的？好奇怪！我只从来在这里，没见人有这个。”湘云道：“拿来我瞧瞧。”翠缕将手一撒，笑道：“姑娘请看。”湘云举目一看，却是文彩辉煌的一个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云伸手擎在掌上，心里不知怎么一动，似有所感。忽见宝玉从那边来了，笑道：“你在这日头底下做什么呢？怎么不找袭人去呢？”湘云连忙将那个麒麟藏起，道：“正要去的呢！咱们一处走。”说着，大家进了怡红院来。

袭人正在阶下倚槛迎风，忽见湘云来了，连忙迎下来，携手笑说一向别情，一面进来让坐。宝玉因问道：“你该早来，我得了一件好东西，专等你呢。”说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嗟呀”了一声，便问袭人：“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么？”袭人道：“什么东西？”宝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袭人道：“你天天带在身上的，怎么问我？”宝玉听了，将手一拍，说道：“这可丢了！往那里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寻去。湘云听了，方知是宝玉遗落的，便笑问道：“你几时又有个麒麟了？”宝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丢了，我也糊涂了。”湘云笑道：“幸而是个玩的东西，还是这么慌张。”说着，将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这个不是？”宝玉一见，由不得欢喜非常。

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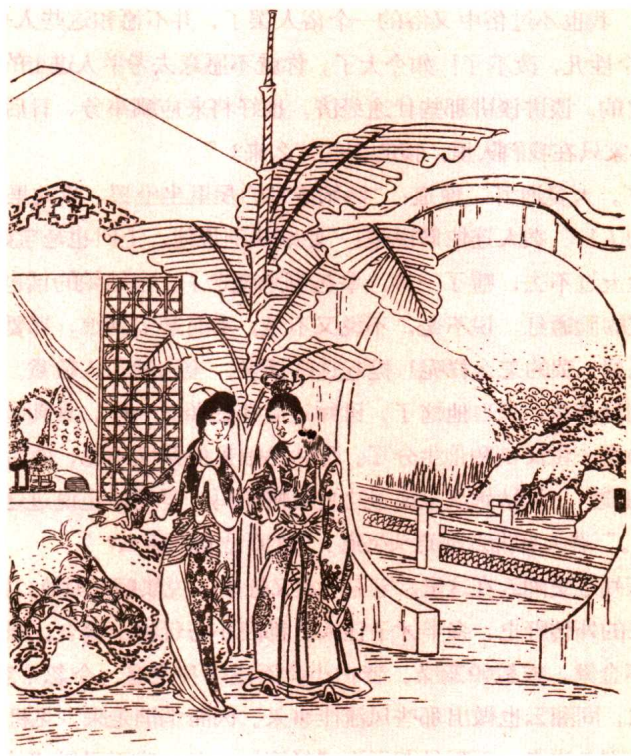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话说宝玉见那麒麟，心中甚是欢喜，便伸手来拿，笑道：“亏你拣着了！你是怎么拾着的？”湘云笑道：“幸而是这个。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难道也就罢了不成？”宝玉笑道：“倒是丢了印平常，若丢了这个，我就该死了。”

袭人倒了茶来与湘云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前日听见你大喜呀。”湘云红了脸，扭过头去吃茶，一声也不答应。袭人笑道：“这会子又害臊了？你还记得那几年，咱们在西边暖阁上住着，晚上你和我说的话？那会子不害臊，这会子怎么又臊了？”湘云的脸越发红了，勉强笑道：“你还说呢！那会子咱们那么好，后来我们太太没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么就把你配给了他。我来了，你就不那么待我了。”袭人也红了脸，笑道：“罢咧！先头里，‘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做这个弄那个，如今拿出小姐款儿来了。你既拿款，我敢亲近吗？”湘云道：“阿弥陀佛，冤枉冤哉！我要这么着，就立刻死了。你瞧瞧，这么大热天，我来了必定先瞧瞧你。你不信问缕儿：我在家时时刻刻，那一回不想念你几句？”袭人和宝玉听了，都笑劝道：“说玩话儿，你又认真了。还是这么性儿急。”湘云道：“你不说你的话咽人，倒说人性急。”

一面说，一面打开绢子，将戒指递与袭人。袭人感谢不尽，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们的，我已经得了。今日你亲自又送来，可见是没忘了我。就为这个试出你来了。戒指儿能值多少，可见你的心真。”史湘云道：“是谁给你的？”袭人道：“是宝姑娘给我的。”湘云叹道：“我只当林姐姐送你的，原来是宝姐姐给了你。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没妨碍的！”说道，眼圈儿就红了。宝玉道：“罢罢罢，不用提起这个话了。”史湘云道：“提这个便怎么？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又嗔我赞了宝姐姐了。可是为这个不是？”袭人在旁嗤的一笑，说道：“云姑娘，你如今大了，越发心直嘴快了。”宝玉笑道：“我说你们这几个人难说话，果然不错。”史湘云道：“好哥哥，你不必说话叫我恶心。只会在我跟前说话，见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么好了。”

袭人道：“且别说玩话，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云便问：“什么事？”袭人道：“有一双鞋，抠了垫心子，我这两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云道：“这又奇了。你家放着这些巧人不算，还有什么针线上的、裁剪上的，怎么叫我做起来？你的活计叫人做，谁好意思不做呢？”袭人笑道：“你又糊涂了。你难道不知道：我们这屋里的针线，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史湘云听了，便知



是宝玉的鞋，因笑道：“既这么说，我就替你做做罢。只是一件：你的我才做，别人的我可不能。”袭人笑道：“又来了。我是个什么儿，就敢烦你做鞋了！实告诉你：可不是我的。你别管是谁的，横竖我领情就是了。”史湘云道：“论理，你的东西也不知烦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袭人道：“我倒也不知道。”史湘云冷笑道：“前日我听见把我做的扇套儿拿着和人家比，赌气又较了。我早就听见了，你还瞒我？这会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们奴才了。”宝玉忙笑道：“前日的那个本不知是你做的。”袭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话，说是‘新近外头有个会做活的，扎的绝出奇的好花儿，叫他们拿了一个扇套儿试试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给这个瞧、那个看的。不知怎么又惹恼了那一位，较了两段。回来他还叫赶着做去，我才说了是你做的，他后悔的什么似的！”史湘云道：“这越发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气，他既会剪，就叫他做。”袭人道：“他可不做呢。饶这么着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谁还肯烦他做呢？旧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个香袋儿，今年半年还没见拿针线呢。”

正说着，有人来回说：“兴隆街的大爷来了，老爷叫二爷出去会。”宝玉听了，便知贾雨村来了，心中好不自在。袭人忙去拿衣服。宝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回回定要见我！”史湘云一边摇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迎宾接客，老爷才叫你出去呢。”宝玉道：“那里是老爷？都是他自己要请我见的。”湘云笑道：“‘主雅客来勤’，自然你有些警动他的好处，他才要会你。”宝玉